

编号 30.24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反四次
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退出

1931.4—1932.6.16—10月

()

编印单位

材料时间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一九八 年 月 日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三部份：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反四次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退出
 一、鄂豫皖中央分局及鄂豫皖省委省苏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后，即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省苏。

中央分局的委员：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三人组成。张国焘为分局书记、陈昌浩为团中央分局书记。张、沈、陈来后又加了下列人员参加：周纯全、郭述申、徐宝山、王平章、蔡申熙、曾钟圣、方英、高敬亭为分局委员。

召集了鄂豫皖的代表大会，产生了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徐宝山、郭述申、成仿吾、甘元景、周纯全、高敬亭、惠志明、庞永俊、魏祖绳、郑行瑞、余笃山、甘济时、姜锦堂、吴宝才、康永生、王健南、梅光荣、张德山、袁克福、朱叔芳、阎丹桂、钱文华、陈昌浩、张国焘、王平章、焦复与、黄子民、刘琪、曹大俊、方英、曾中申等为省委委员。

红四军的整编：分局决定以曾钟圣任四军政治委员，原四军政治委员余笃山（因在莫斯科是反对支部局的，据我回忆认为余是右派）撤职调后方工作。以黄安、罗山两独立团及警卫团成立红十三师，以徐向前任师长，曹学楷任政治委员。把鄂西教导师改为十二师以许继慎任师长并兼皖西特委军分会主席。以周维峻任十一师师长。

这时红四军的主力已有四个师，即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共二万数千人；地方武装约一万余人。共约四万人。

继成立彭杨学校于丁家，以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

、李特任教育主任。

一九三一年六月间红四军进攻黄安之桃花。驻敌肖之楚四十四师之一个团。并击溃该敌援桃花之一旅于障山，遂攻下桃花。开展桃花区的工作，再北进迎击光山驻敌李抱之五十三师之进攻，于泼皮河而击溃之。巩固光山中部的苏区。

2. 红四军的南下行动与鸡鸣河会议

一九三一年七月间，中央分局决定调徐向前任四军军长，邓锡珩调任四十三师师长。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中央分局决定红四军主力南下英鄂地区行动；留红二十九团、三十二团保卫中心苏区。军部在蕲春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进行了动员工作及注意事项，部队即向南进军。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攻下英山县城。守城之陈调元部张汉全团，除逃跑数十人外全被消灭。数日，以十二师留英山，并向东南活动。军部率十、十一两师不战而水城，再断而向东南消灭王光宗派于曹家河。此时陈调元部某旅由太湖经鄂 企图夺回英山；十二师乃击溃之于弥 消灭其一部，英山遂得巩固。十、十一师再不战而领 济，以一团进击黄梅。此时徐源泉之四十八师与四十一师各一旅，进袭我军后路 洗马 。军部得此讯后遂率十、十二师由南北上进攻该敌，十二师亦由东向西配合作战将该敌击溃于洗马 ，消灭其大部：一部于夜间南逃。四军在英山行军，连续作战后乃移住鸡鸣河休整。九月接到中央分局命令，令四军立即北上移回老苏区。军部不同意分局的决定，乃召集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这就是所谓鸡鸣河会议。会议上大多数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

利，应开展英（山）（水）（济）等地区的工作，恢复原黄梅济苏区；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以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反三次围剿的行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三次围剿的行动，以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而鄂豫皖老苏区目前国民党的新围剿尚未到来，且给养很困难，四军不应北上，仍应在现地活动。在会议上只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先提出分局下命调四军北返，应执行命令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但很少数未被通过。并将会议的情形报告分局。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若接到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由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尤其在军事组织上是更不允许的；但当时军部所提出的战略方针我觉得虽在今天尤有重新估价的必要。按当时的情况说来，把红四军调返老苏区的方针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这只是在单纯的从当时的战略方针上的研究来说的。当然当时另外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分局认为四军不北上有被反革命搞掉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四军北返。军部在当时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3. 陈昌浩接任四军政治委员与大肃反的开始

红四军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同意北返的意见后，中央分局即派陈昌浩前来，并携带军委命令：宣布曾钟圣撤职，以陈昌浩接任四军政治委员。为什么分局坚决调四军北返与派陈昌浩来担任政治委员呢？因为军委在新集逮捕了李荣桂（原一师政委）佛（原一师参谋主任现二十八团团长）的老以及其他（详情记不清）一批反革命后，供出四军中的反革命企图举行兵变，将军部徐、曾杀害把部队拖走投降国民军。当打下英山时也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四川人会扩情派其弟携带

蒋介石的条件与委任命来找许继圣。委许为国民党十四军军长，发二十万并把部队拖到黄岗一带改编。又说在英山活之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等放走……。总之中央分局认为当时反革命在四军中有很大的阴谋。陈昌浩接任政委后，四军遂北返到埠。由陈主持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裕元、二十八团团长 佛、副官丁超等数人，当即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与材料。部队随即北上进攻固始之乌龙集，消灭了戴民权一个团；再围攻郭陆滩之敌。后移住武庙集，又大逮捕了一批人严刑拷打，再进击和集之敌曾万钟十二师之一个团。乘敌白天撤退之际，予以猛击而消灭之；并击溃由潢川出援之敌一旅。再进迫商城北和风桥之敌，攻下之十二师并击溃固始来援之敌。进迫商城围攻数日未下，遂移班竹。逮捕了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记不清了）。再经余子店，逮捕了许继圣、周维峻、熊宣、姜锦堂等……。这时开始在军师政治部内亦大批逮人，一面捕人；一面作战；一面行军。部队移白雀园后即进行了大肃反。

白雀园的大肃反及其所造成的罪恶

四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亲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大批逮捕人之前，先进行各师的混编，将各师各团之各营，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推其当时用意，为防止在大肃反中部队发生异动。分局省委并组织了巡视团（名称不详），分派到各师帮助进行肃反工作，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下，红四军中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所以逮人只限于上级，这时逮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一大肃反中，逮捕了的师长干部许继圣、周维峻、肖芳、熊受喧、姜锦堂、王培五等……，团级干部有高建斗、封俊、王明、魏孟

贤、吴刑赤、王沛浑、任难、苏竟舒、潘 佛、范 、吴景赤、李、文、陈奇（十师政委）、黄岗（二十九团政委，红十五军的创造者）、袁 甫（三十三团政委）、程绍山（团长），总之主力四个师十二团的干部中今天屈指可数者，只剩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陈 才个人的回忆，在肃反过程中，三十团中班以上团以下的干部均撤换过两三次之多，有的换过四次。这大批撤换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名义逮捕的，逮捕后，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约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逮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来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的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杀害了。又例如徐深吉同志的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有人知道。

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和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云，过去特委书记徐明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及红军中的一批创造者等……都被杀害了，所余无几。至余群众中捕杀的人们更难以计算。

由于这一教训，宗派、主观主义者，所推行的大肃反的结果，使

当时苏维埃运动与红四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真令人不能卒书。

由于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及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仅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去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之何时降临，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去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使红四军变成一支愚蠢的军队了，在地方上仙居区的农民因肃反的恐怖，也暴动起来了，公开的反对苏维埃（实际上是反对保卫局）了，其他各地群众亦惶惶不安，不知明天会有什么不测的事便会到来似的。

这一肃反的极大罪恶，固然在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在作怪，逼供信的方法在作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当时教条主义者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煞费苦心。

把肃反同宗派主义结合起来，以完成其排斥异己篡党篡军的目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一面教条宗派主义在大捕杀；另一方面红军还在不断的打胜仗呢？为什么这些干部明明知道今天虽然没事了，而明天是不是会把自己当作改组派而捕去杀掉的恐怖情绪下，甚至明明知道要逮捕他，在逮捕后是一定要杀头的情况下，而没有一个动摇逃跑呢？在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捕杀的情况下，竟有这样多的反革命而甘心俯首就

戮呢？说来真是荒天下之大唐，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丝毫没有引起教条宗派者的一点点反省与注意，说来也真是奇怪的事，令人百思莫解其因。

同时，另一原因是教条，宗派利用了当地干部向左的倾向与对反革命仇恨入骨的情绪在思想上俘虏了这些同志，如当时张国焘所喊的打破敌人的内外夹攻，肃清敌人在党内军内隐藏的内奸等口号，在肃反扩大化造成赤色恐怖后，一面使许多同志明知不对亦不敢反抗，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同志以左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积极，来取得张国焘的信任。

由于这一肃反的结果，把许许多多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丰富战斗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派，团第三团一一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骨干，含冤地久而莫伸，其惨痛真令人不卒书，其罪恶亦令人难以笔墨形容。

五、红二十五军的成立

在白雀园进行大肃反时一面大批大批的捕杀干部，一面分局又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以卞继勋任军长，原十二师改为七十三师，存白雀园大肃反后由 带往皖西行动，原十三师改为十二师，此时十师师长为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 、政委刘琪，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六、泼皮河在白雀园大肃反后，部队即移到光山之新集地区，在泼皮河召开会议，集全军团以上干部，由张国焘主持，进行了对曾钟堂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斗争；鸡鸣河会议反对分局的命令，在组织上

是绝对错误的，但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并未予以检讨，结果只在组织上作出对曾钟堂的结论，而在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及围攻黄安之战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分局于七里坪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成立遂即进军黄安，围攻黄安县城。当时一面还在继续肃反，另一面又进行围攻战斗。最后一仗击溃麻城来援之敌张印相部于障山后，黄安城内之赵运 莫知外援已断，始率其亲信数十人乘夜脱围向西逃窜。陈昌浩带一个连急追捕获之；计前后共经过二十七天围攻战，始将六十九师全部消灭于黄安。而自黄安农民政府失败以后，即成为敌人进攻苏区之坚固据点之黄安始获解放。这一胜利更加兴奋了黄安南部群众的斗争情绪，开辟与巩固了黄安的苏维埃政权，黄安独立团亦因群众热烈参军，遂扩编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曾中生，政委丝富与。

围攻黄安之特点，使红军的战术又获得了围攻据点打击援兵的经验。这一经验，在粉碎三次围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八、豫南的战斗

我军攻下黄安后，遂即北上到豫南行动，一九三二年二月先击溃北亚港驻敌十二师之一部。二月二日在商城潢川路上豆腐店，我军集中了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四个师的力量，将进犯我之敌第二师、十二、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全部击溃，歼敌约一个旅之众。溃敌退入潢川城死守不出。久驻商城数度未下之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在我军胜利威胁下，闻风声夜奔城南逃麻城。我军不战而收复商城。是役结束后七十三师仍返回皖西行动。四军向东北前进，围攻固始城，因城

坚未下。十二师及十师之一团迅速北进占三河尖淮河要点，消灭了戴民权师一个营，没收了盐卡，将食盐分发群众。因一九三一年大水后遍地欠收，群众生活很苦，在我军号召下纷纷起来成千成万的群众袭击地主团，进行抢粮斗争。此时我军本可大大吸收当地灾民参加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在政策上不相信平原地带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白区群众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只是将缴获的少数枪支在当地武装了一部分游击队。结果红军南进后，游击队亦随后跟着跑到红军里来，而群众运动亦随之被错压与冷沉下去了。

九、苏家埠五十四天围攻战斗

因固始城坚未下，自行解围，留十二师在商城潢川地区活动，协助当地党开展深入地方工作，因陈调元部四十六师又进占皖西苏区之苏家埠与青山店，总指挥部为粉碎皖西之敌的进攻，开展皖西工作，随率十、十一两师再出皖西到独山后与七十三师会合，先以七十三师进击青山店之敌，肃清外围阵地，将敌四十六师之一个团主力压缩于青山店内，敌据守工事不出，随以七十三师一部围困之，当我进击青山店之敌时主力即向苏家埠之敌前进，而苏家埠之敌亦因青山店之敌之被围而进来增援，我主力遂在苏家埠以东将敌主力击溃，敌遂逃入苏家埠固守不出：我十师又将苏家埠围困，次日六安之敌一个团来援，又被我十一师击溃于韩摆渡，敌一部又据守韩摆渡不出，我十一师一部将韩摆渡之敌围困起来，再击溃霍山援青山店之敌警备一旅后，青山店之敌乘夜逃遁苏家埠。继又击溃六安援苏家埠之陈培根团，于马家湾，最后我主力于戚家桥击溃第三军与五十七师之援敌，并活捉其总指挥厉武，苏家埠韩摆渡困守之敌，最后知其援兵也被打垮，

解围无望，始接受我军最后通牒无条件投降。是役共战五十四天计击溃与消灭陈调元范熙绩之四十六师，五十四师，岳盛宣之七十四师及警备第一二旅与王均之第三军七师与十二师，约三万之众，俘敌旅长三人，团长十余人，俘虏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数十门，轻重机枪百五十余挺，长短枪万余支。为鄂豫皖苏区红军最大胜利。

苏家埠之战结束后，四军追敌东进至金家桥威胁合肥，七十三师乘胜北出袭占正阳关，不战而占霍邱城，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在红军伟大胜利之下，皖西苏区遂向北向东大大扩大，群众斗争亦空前高涨，地方游击队亦得到大批武器与弹药，二十五军亦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七十四师与七十五师，霍山独立团亦成立。

十、彻底的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鄂豫皖的分局与领导者们，因胜利冲昏了头，并未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及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还会到来。而在粉碎三次围剿后的形势估计上遂作出了「偏师」的错误结论，认为中国革命——苏维埃运动的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而是帝国主义。因之中国以后革命途程中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在这错误的结论下遂忽视反四次围剿的具体准备工作，只迷于自己的胜利，而忽视了以后的困难。这一现象在第四次围剿未到来时的工作中是可清楚的看出来的。

十一、红军在豫南的战斗

红军主力在与皖西之敌作战时豫南（川）光（山）之敌张访部

向豫南苏区边境进扰，麻城驻敌亦向苏区边境进犯，以图牵制我军。我军于粉碎皖西之敌后，于六月间即将红四军主力与七十三师西移（七十四、七十五师留皖西活动），先扫清潢川商城边界之敌，攻下葡萄集、仁和集、树店，歼灭张访七十六师之两个旅，并活捉七十五副师长李亚光，旅长李云龙。再西进击溃光山驻敌新二十师部子举部。城下中残敌退入城内固守，我军置之不顾，再西进出平汉线，我十二师占领鸡公山，捉了洋人数人，乃移师西进。此时沈泽民赶来，前方分局遂召集会议，讨论以后军事行动。徐陈提出意见因红军连续作战甚久，部队疲劳异常，尚未得到休息，亦未得到整训，且此时已届暑天，行动不便，提议红军驻屯于光山、罗山、苏白边境地区，一面可以使部队进行整训休息，一面可以就食于白区，并且可以进行开辟本应统治地区的工作。沈泽民同志极力主张红军因乘胜利余威南下攻打麻城，开辟南部工作，分局最后同意，决定沈泽民红军南下围攻麻城的估计。

十二、南下围攻麻城的战斗

红四军与七十三师执行命令移师南下，先击灭张印相部骑龙铺之一带某旅，并活捉其旅长霍某，扫清外国敌据点，始围攻麻城，并击溃由黄岗方向来援之三十一师一部进占仓子埠，再围困中 之敌。

当鄂豫皖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皖西豫南苏区大大开展，盘据安徽之军阀陈调元部，大部被我军消灭，第三军亦被我军击溃，损失甚大，统治阶级大多恐慌，国民党军阀乃开始宣布置鄂豫皖苏区红军新的围剿——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进驻武汉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调兵遣将积极布置新的围剿，以西路卫立

煌纵队辖十师、十四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集结于化园地区，陈继承纵队辖二师、三师、八十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豫罗山南下者为马鸿之十七路，在豫之光山潢川商城为张访之二十二路，陈耀汉之五十八师及卞子举所部，固始之戴民权四十四师，向豫南苏区进迫，在皖西的军队为徐庭瑤之第四师及李延年之第九师、王均之七师、十二师，云山之独立三十三旅，胡方南之第一师及梁英之三十二师，宋世科旅，占领霍邱后向六安霍山苏区进迫，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之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进占英山，罗田、张印相之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一部在麻城与我对战，一部为黄冈、黄陂一线，夏斗寅之十师，肖之楚之四十四师，陶济时之八十八师，位于黄陂、孝感作总预备队，其进剿部队之重点为平汉之卫，陈纵队，及皖西徐庭瑤纵队，敌人兵力一部已被我军击溃，一部为蒋之嫡系新来的主力，总共兵约计四十万左右。

当我红军主力围攻麻城时，皖西之徐庭瑤敌先进占我霍邱城，我霍邱独立团与激战数日，因指挥上的错误致为敌全部消灭，为纪念因此分局撤其二十五军长职，以蔡申熙同志代表工作，王平章任二十五军政委，以后七十四、七十五师与地方武装与敌激战，于霍邱城以南地区，终以众寡不敌与霍之进迫六霍苏区乃退集麻埠独山地区与敌对峙。

平汉线之敌于八月初卫立煌纵队由花园向河口突进，占河口后继向黄安进犯，陈继承纵队由广水突向七里坪进犯，我军于河口失陷告急后，始解麻城之围星夜向西福建近击敌人，当十二师赶到黄安之下徐家时即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八十三师击溃，我河口独立团亦

自动向敌后路袭击，十二师于敌激战终日，虽有缴获，但伤亡亦大，且众寡不敌，战局遂成相持，黄安独立师与八十九师汤恩伯部对战于冯秀以南地区，我十、十一、七十三师，因天热行军，又急于战斗，故落伍者甚多，兵力又甚疲惫，以一部加入十二师右翼，黄昏前举行进攻，未收效果乃星夜撤到七里坪后，次日即与陈继承纵队接触将其第二师击溃后，敌以正面不易进攻，向光山南部转移兵力图袭新集我军后路，我军主力亦星夜移胡山地区，与敌对战又成相持局势，战斗不易解决，而南部敌人又向北进迫遂乃移师于皖西企图消灭徐家，到麻埠后，又因地形险阻，敌人凭借工事不动，而西路之敌亦东进迫击，此时红军主力乃南下于河东西界营主力英罗之石桥镇，消灭姚永芳团，黄陂据点之敌骑兵营，在主力过英山后，中央分局致信郭述申、刘士奇等说明中央分局决定组织鄂豫皖工作委员会，以郭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可参加，当时工委会以七十九团，英霍独立团及霍邱独立营组织红二十七军（东路军）在皖西活动，再西向转至黄安以西河口，当到达河口时，敌第一师一部向我堵截，被我击溃，黄安方向之敌夏斗寅部肖之楚部亦堵击我军与我对战于冯秀以西地区，是役蔡申熙同志负伤牺牲，红军乃退至黄才停留一日，即在黄才召集了分局的会议，

当时参加者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保山、王平章、徐向前、吴焕先等（有些人记不清，但人数不多），张国焘在会议上认为四次围剿是失败了，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之任务，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苏区主要地点已全被敌人占领，红军大兵力回旋已无余地，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跑到敌人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红军主力在苏区再进行战斗是无希望的，等

……。当时，陈昌浩、徐向前是赞成将主力红军跑到敌包围圈外活动的，脱离苏区的。

沈泽民亦认为四次围剿未能击退敌人，我已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已深入苏区，但红军不应脱离苏区，应分散游击，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以待时机，这一意见仅占少数，且因张国焘的决心，故最后决定红军主力过平汉路以西地区活动。当时另一争论问题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兵力的问题，陈昌浩主张把二十五军两个师都带走，只留七十五师于苏区，王平章二十五军政委主张把七十四、七十五两师都留下，只带七十三师走，最后决定总指挥部除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三个师外，另有七十三师与少共国际团一同行动。分局并决定沈泽民原为省委书记，仍留苏区坚持工作，在黄才 仓促，慌张匆忙情况下遂决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之西征，最初过铁路后，大家都以为在铁路西活动一时吸引敌人外，必仍返回鄂豫皖苏区，谁知道过铁路后一直西进，一去而不后返了，反四次围剿斗争就这样的失败了。

十四、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因中央分局在领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偏师的估计」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必然的会再来估计不足，以至在思想上精神上解除了粉碎四次围剿的武装，当国民党四次围剿到来后，处处处于被动，遂由左的偏师的主观一变而成为张惶失措退却的逃跑路线，使反四次围剿归于失败，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苏区进入长征，使鄂豫皖苏区遭受了国民党军阀的大大摧残，造成鄂豫皖苏区与红军运动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一番。